

从令人怀想的纸质图书，到今天各种各样的电子图书产品，人们对阅读的需要其实从未改变。



与其怀想图书不如礼赞阅读

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一冰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南山寺员工把500多册图书送到三亚市天涯区天涯中学。

海南日报记者 武威 摄

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此后，4月23日成为当地的“圣乔治节”，人们赠送玫瑰和图书给亲友。以书作为胆识和力量的化身，颇有中国古谚“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路，虽然一个强调的是理想，一个言说的是现实，其核心都是一样的：改变的源头来自书籍。

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西班牙作家塞瓦提斯的忌日，还是英国莎士比亚的生日和忌日，好多著名作家也出生在这一天，不赘述。似乎，这么一个日子，就应该和读书发生关系一样。

读书，好像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2015年的4月23日，是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全称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一个关于图书的世界日。

国际出版商协会在第二十五届全球大会上提出“世界图书日”的设想，西班牙政府将方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来，俄罗斯认为，“世界图书日”还应当增加版权的概念。说这话，就是1995年的时候。西班牙提出的世界图书日的设想，源自本国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节”。该地区有这样一个传说：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回赠给乔治的礼物，一非金银，二非珠宝，更不是公主的以身相许，而是一本书，作

纸世界变了

说笑归说笑，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凡被堂而皇之提出来纪念的日子都充满了悲伤。当更多的媒体只喜欢在某年中特定的某一天才不吝惜把版面贡献给某样事物的时候，我们能说这样事物正在方兴未艾，正在风风火火，正在如日中天？咋就没看见过世界房地产日、世界老板日、世界战争日呢？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世界水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的“世界日”，多是为了提起人们的关注，以期现状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变。如此说来，各种各样的世界日，真像某种仪式和挽歌。

不知道世界图书日设立之初，阅读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但是二十年后的今天，人们普遍觉得，图书的现状比之过去，发生了太多甚至令人惊骇的变化。如果一直关注，会发现近些年实体书店曾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死亡。2011年，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宣布破产。看来，有些事不是中国自己的问题。移动终端、网络阅读对传统纸质图书的侵占，真的令人触目惊心。手机新闻端和新闻推送，在冲击和抢夺传统纸质新闻的市场。一种由媒介的改变带来的精神生活方式的改变，正在无孔不入地裹挟着我们。

似乎一切的一切都在暗示：由纸记载的文明世界正在远行，由电和网络传输的

新世界即将全面来临。

人们悲哀的是介质，还是人类的行为方式？

好像哀悼书之难久甚于阅读，或者压根就没把读书看报以外的阅读算作阅读。但是，移动终端的信息获取真的不算阅读？看电子书和网络连载真的不算读书？

书籍媒介的前世今生

古往今来，书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传统的汉语里面，“书”原本是个动词，书者，写也，后来才慢慢兴起名词义，表示书写出来的成果，就成了书本。

夏人典籍不传，可能都烂没了，我们看不到。商人重巫，甲骨卦辞里面多是祈祝应验的事情。这些神鬼鬼的甲骨就是中国最早的书。周人敬鬼神而远之，尊崇礼制，周代文明就是被铸造在礼器上的青铜文明。青铜就是周人的书。从甲骨到青铜，书的演变节点，在于流传之久。如何把有限的信息，尽可能长时间的存留下，才是要紧的。

不同于甲骨和青铜的久长永固，民间的文化需求对信息传播提出了迅速和便捷的要求。竹、木、绢、帛一类的材质一直在平行的路径上绵延。甲骨文中便有“典”“册”等字。文化的发展，还

海口市民周末读书忙。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

别于其他生命的特性没有变，人的七情六欲没有变，人性没有变。简单说，人对阅读的需要没有变。

那变的是什么？是信息记录、复制和传播的一种方式，是某一种古老商品的市场属性，是一个产业和一群手艺人的命运和挽留。

与其怀想图书，不如礼赞阅读。

应该说，没有一个时代，阅读像今天一样便捷和普及。在抱怨手机阅读浅化了思考，碎片化了表达的时候，是否可以理解为更多的精神产品因此得以走向更宽广的人群？那些地铁上的低头族，难道不就是实实在在的阅读群体，他们巨大的阅读需求难道不应该得到满足？难道不顾真实的文化群体的精神需求而遑论阅读，就不是精神创造的麻木和滞后吗？诚然，微博、朋友圈里面的段子、心灵鸡汤的的确确有矮化精神的嫌疑，但是这些内容就不是在普及某些实用主义的普世性的哲学和价值取向？难道这些通俗的普世哲学价值，对提高群体的思想素养就真的没有推广的功劳？难道这些方向就不具备未来的走向？

阅读是一种美好的行为。它有时是为了喜悦，古有人说“雪夜闭门读禁书”，虽然情景有些极端，但是这喜悦不正是阅读所带来的喜悦最鲜活的证明吗？它有时出于求知，唐僧取经的故事，某个角度看来，难道不是对阅读诱惑的不可抵抗吗？它有时来自休闲，“案有黄庭尊有酒”，阅读带来的从容，难道没有与酒后的翩然通感？它有时又关乎教化，否则那些古今圣贤的著述为何能够历久弥新？在如今的时代，难道崭新的阅读方式，就不能起到相同的作用吗？相反，而今的阅读方式更具有互动性，更易于激发人们的参与感，更能鼓舞人们主动为其他人创造新的阅读文本的冲动。

在新技术面前的螳臂当车，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压。

但是图书不会消失，对图书的阅读会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与数据世界的发达并行不悖，毕竟它的身上负载了人类太长时间的绵延的情感、陪伴的温度、知识的高度、真理的庄严。

与其说这是一个关于读书的世界性的纪念日，不如赋予它关于阅读的内涵。愿每一个人每天都在最适宜自己的阅读中度过。

尤其是孩子。■



保亭什玲中心学校读书的孩子。王二虎 摄

